

2010

2015

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

报告文学

2017

李炳银 / 编

短篇小说  
中篇小说  
散文  
报告文学  
中国文坛纪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10

2015

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

报告文学

李炳银 / 编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7 报告文学/李炳银编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(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)  
ISBN 978-7-02-013894-4

I. ①2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2129 号

责任编辑 樊晓哲 李 宇  
装帧设计 马诗音  
责任印制 任 祎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13 千字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5.625 插页 3  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978-7-02-013894-4  
定 价 46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短篇小说  
中篇小说  
散文  
报告文学  
中国文坛纪事

2017

## 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社曾编辑出版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年选本,其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新的世纪,我社陆续恢复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、中篇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,对当年我国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实绩进行梳理、总结,向读者集中推荐,取得了良好效果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了贡献。

报告文学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,反映社会生活。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同时与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形成系列,我社又恢复编辑出版报告文学年选;编选范围原则上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我们希望年度报告文学选能够反映当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,使读者集中阅读欣赏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## 目 录

塘约道路 .....	王宏甲	1
山城不可见的故事 .....	李燕燕	66
云(节选) .....	金宇澄	105
空中探险家(节选) .....	张子影	138
直面北京大城市病 .....	长 江	175
此念此心——太行之子吴金印 .....	任林举	245
第三种权力——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 委员会成立纪实 .....	李 英	299
那山,那水(节选) .....	何建明	348
激流中(节选) .....	冯骥才	424
生存课 .....	袁 凌	453

## 塘约道路

王宏甲

海,昨天退去。

出现在眼前的山,从天上俯瞰,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。它不像太行山、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,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。谁造的呢?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,曾经在这里做游戏,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。

海,昨天退去。

这里的山,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,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“山”与“山”之间游弋,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。

海,昨天退去。

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,就在那时候出生。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,距今约二三百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,形成今天的“世界屋脊”。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,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,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。

多年前我曾写下:“要看两亿年前的海底世界,请到贵州来!”

是的,这里是贵州。我没有想过,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。但是,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,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。

## 一 这是坏事,还是好事?

2015年以来,有关“很多企业关门了”的说法就很多了。今年更见有文章说“工厂机器沉寂,马路货车渐稀”。有人说,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,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。还有人描述道:“别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资。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,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,还有千百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……”在此说中,失业的绝大多数是“农民工”。

这一次,是农民工大量下岗了。

与此同时,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,波及各类房租上扬,地下室也不例外。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用他们吗,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?

农民工回乡了。

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,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。这些年,政府也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。现在,他们也回来了。

这是坏事,还是好事?

农民工回来了。还是这片天空,还是这片土地。不少人的地转让给别人种了,或撂荒了。通往田间的路年久失修,荒草侵蔓,水利设施荒废了。现在干什么,日子怎么过?

多年前,我到洛水上游采访,看到许多“空壳村”,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“外出打工如考研,既学本领又赚钱”。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。

曾经,面对“空壳村”,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。现在村民们回来了,党支部能如何,村支两委能带领村民重建生活吗?

今年,我五次去到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。这里前年还是个“榜上有名”的贫困村。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,看到最显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:穷则思变。

他们确实在变。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,重新集中起来,全村抱团发展,走集体化的道路。变化和成效皆惊



人。我在这里看到了：百姓的命运，国家的前途，党的作用，人民的力量。我如果没有看到也就罢了，看到了，不敢不写。

## 二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

“二牛，快起来，雨大得吓人！”妻说。

他梦见了大雨，梦见牛在水里游，猪也在水里游……一个激灵爬起床，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包围着屋子，响得竟听不出那是雨声……屋子里一片漆黑。电灯呢？

“没电了。”妻说。

妻子把打亮的手电递给他，这是村里走夜路需要的工具。

他起床下楼去看，打开房门，雨扑进来。

是凌晨四点半了，外面也一片漆黑。屋里没有进水，手电光射在瓢泼大雨中光柱很短，但能听到地面汨汨的水声，朦胧地看到门外低处的村路已经流成了河。

“白纸厂寨！”他头脑里闪电般出现这个寨子。

那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。他找出雨衣，没来得及跟妻子说声去哪儿就出门了。

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，3300多人口，劳动力1400多个，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，青壮年几乎全走了。这是个典型的“空壳村”。洪水半夜来了，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，怎么办！

白纸厂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，他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，就听见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。天已微亮，水从后山涌进寨子，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。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。

“别搬了，快往山上撤！”他大声喊道。

几乎没人听他的。穷，能拿出什么算什么啊！

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，这家夫妻智力有些问题，还有个小孩。夫妻俩站在水里发愣。他说：“走啊！”

男的说：“外面下雨！”

他喝道：“屋子会倒啊！”

他不听他们说什么了，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。

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，他们把有个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。

瓢泼大雨还在下。滔滔洪水把衣服、鞋子、灶具、家具、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。快六点时，水更大了，有个八十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，人们说他是“游泳出来的”。老人被从水里拉上来，搀扶上山。这时二牛看到，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救。

天亮了，部分房屋倒了。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，一片汪洋般的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……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，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，九个村都有危房。

二牛姓左，大名文学。这年四十三岁，是村党支部书记。

这一天是2014年6月3日，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。田也毁了，路也毁了。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乡，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：怎么办，现在怎么办？

受灾的不只是塘约村。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，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，有两区一县，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。这场暴雨，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。

6月5日，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，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，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，一问，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，是义务帮忙。

“村书记呢？”周建琨问。

“也在帮人修房。”

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。

几个妇女围住周建琨哭诉：啥都没了，粮也泡水了……帮帮我们吧！周建琨问：“怎么帮？”

“先帮我们修路！”

男人们出去打工了，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，路没了，她们下地干啥都难。周建琨后来告诉我，他忽然很感动，她们不是要粮要钱，说修路。

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，村支书左文学来了，浑身沾着泥浆，两眼通红，像一匹狼。

左文学回顾，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，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。

周书记说：“你这个村子有前途！”

左文学愣着，心想什么都没了，前途在哪儿？

周书记说：“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。这么大的水，人住得这么散，没死一个人。你们干部了不起！”

左文学还是愣着。

“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？”周书记又说，“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，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！”

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

“不管怎么讲，你要记住，”周书记说，“政府永远是帮，不是包。党支部也一样，要依靠人民群众。”

左文学告诉我，就在这天，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“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”这句话。周书记说：“妇女讲先修路，好，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，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，行不行？”

左文学说：“行。”

周书记接着说：“要致富，你要有思路，有魄力，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！你想想怎么干，我下次来，你给我讲。”

左文学告诉我：“那天，周书记走后，我哭了。我一个人，躲起来，哭得忍不住。”

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，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，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。他说：“我看到了前途。”

左文学告诉我，之前，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，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。是穷到底，困难到底了，大家才重

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。

### 三 左二牛的奋斗史

左文学这天把自己冲洗干净，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，桶里热水齐腰深，他泡在桶里想往事想前途。

左文学做过文学梦。可是，读完高中回乡，父亲说，种地吧！家有九亩地，种粮，有饭吃，没钱。年底结婚了，要养家，他必须出去打工。这是1991年初春。他这时的梦想，是赚了钱回到县城开个大超市。

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，叫他二牛。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，同学都喜欢跟他玩。现在他是跟人出去的，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子装修。

“做电工，现学的。”他读过物理，很快学会做电工。但渐渐感到“这不是一条路”。一家人这样分开，到外面来就为了赚点钱，任何一个雇主都可以对你吆五喝六，你不是你了，你受支使，受歧视……新婚妻子在家里守空房……这是好日子吗？

打工半年多，他带回一千多块钱。

当然也带回来见识。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，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，也能在冬天种蔬菜。还能养羊、养猪、养鸡……回到家乡想搞大棚，没资金。他决定种药材，到信用社贷款500元，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、桔梗、独角莲……回来，播种，搞了两个月，失败了。

决心养猪。最多时养了60头猪，那时他家前后左右都是猪圈。他还到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碾米机、磨粉机、压面机，在家里搞了个粮食加工厂。给村民加工米，对方把糠给他。加工小麦，做成面条，加工费就是糠和麦麸。他逐渐存下了六七万元，被寨子里的人认为是个能人。

养猪前五年是赚钱的，第六年养得最多，一下就亏了。这年价格下跌，原来七块钱一斤的毛猪，跌到四块钱一斤，这就快跌去一半，亏惨了。他说：“改革放开了农民手脚，确实没人捆住

我的手脚，我可以放手去干了，但是，我深深体会到了，单打独斗，很难抵御市场风险。”

不甘心。决定养牛。养了30头母牛、6头公牛。在整个平坝县（后来改成平坝区）都很出名：“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。”

他越来越明白，养猪养牛，都得用头脑养。他发现一群牛中必有一个头牛，众牛都会围绕着它。于是给它脖子上系铃铛，别的牛四处吃草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。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50米。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。

养牛得去放牛，每天带两样东西：雨具和书。他记得他很崇拜的初中的语文老师彭万师曾对同学们说，你们一生中一定要看看《古文观止》。现在有时间了，他就买来读，读得津津有味。

2000年换届，左文学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。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。他说我在养牛，脱不开身。父亲听说后表示：他说了不算，等晚上开个家庭会。

当晚，父亲主持家庭会，问儿媳妇：这个村主任，你同意不同意他干。

儿媳说：他想做的事就做吧，我从来都没拦着他。

父亲说：村干部要付出的，没有你支持，他干不下去。

儿媳问：咋支持？

父亲说：你就支持他两点。一是他有事，随时要走的，你不能拖后腿；二是有人来找，端椅倒茶要及时，找你吵架，你也必须先倒茶。

儿媳说可以。

父亲再问二牛什么态度。二牛说牛还在。父亲说：没必要老想着挣钱。盖多大的房，你只有一张床。你消化再好，一天也是三餐饭。二牛说：现实中，没钱，也挺难的。父亲说：有生活就行了。到我这个年龄，给我钱也没用。

父亲又说：“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，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，一个村庄撑不起来。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，是福气啊！”

听起来这个父亲是不是很有觉悟？

左文学的父亲叫左俊榆，当了38年的村支书。他这天对儿子的教导令我感到，这里有老一代支部书记心中一直存在的理想，一个未曾实现的愿望，期望传递给儿子。

第四天，二牛把牛全部卖了，开始当村主任。

这年他入了党。2002年年底任村党支书。从那时到2014年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做了什么呢？

塘约村有条河叫塘耀河，河上有座桥，近三十米长，桥面只有一米宽。小孩上学，四个寨子的村民进出都靠此桥。桥面临水很低，雨下大点，一涨水就把桥淹了。人就过不去了。生产队散伙后，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，这座桥听凭水淹水落，几十年无可奈何。二牛决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桥。找上级支持，县里给了六万元，只修了三个桥墩，钱用完了。

桥面没钱做，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临时的桥面。

又去找了三个煤厂的老板化缘，又发动村民捐钱、出工出力，总算把桥建起来了。左文学想，一定要让后代记住这些拿自己的钱做公益事业的人，于是在桥头立了一块“功德碑”，碑上刻着一副对联：“众手绘出千秋业，一桥沟通万民心”。

当地有煤炭资源，左文学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，还想给村里办个木材加工厂，可是没有启动资金，也怕办砸了，不好给全村人交差。直到今天，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？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！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。

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，感到有重大的事要发生了。他爬出来，开始用手机通知“村支两委”全体成员：今晚开会。

一个政府，若无资产就无法管理社会。村是一个小社会，怎么能没有集体资产？村是中国最基层、幅员最广的地方，缺集体经济，村就涣散了，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。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，不在修桥或办个什么厂，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

起来，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。

#### 四 塘约村的十一人干部会

2014年6月5日晚，“村支两委”十一位成员齐聚村委楼。小楼还是改革开放前夕生产大队那时盖的，如今已破旧不堪，屋顶滴滴答答漏雨。

“今天周书记问我：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？”左文学直接点明了会议主题。

合作社已不是新话题。早先沿海地区出现的那种大户承包，也有外面的老板来承包，雇农民干，种菜的，种果的，养鸡的……这类“专业合作社”，如今贵州也有很多。可是塘约村没有大户，没有谁承包得起。现在路坏了，田坏了，更没有外面的老板来包了。

“我们要成立怎样的合作社？”此刻，这是大家的问题。

“我想好了。”左文学说，“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，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，由合作社统一经营。”

“这可以吗？”

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，大家七嘴八舌。

可以，还是不可以？这个问题，现在已无悬念，因为本文开篇就写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。我关心的是，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彻底？

穷！这是他们会上追思讨论到的一个核心问题。

从前小岗村也因为穷而走上承包路。这似乎是个悠久的问題。他们谈起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互助组、合作社，还忆起了土改前的日子。曹友明等年长的村委说，他们童年时的村庄穷到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这是真的。”曹友明说，“我小时候还盖过秧被。”

“啥是秧被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把插秧剩下的秧苗洗净晒干，用上面绿的编织，下面

白的根须软软的，可以贴身。”

“睡稻草做的床垫，盖秧被，家家都有。”

我在他们新建的办公楼里试图找回那个夜晚的声音。他们告诉我，家家都有织土布的织布机，穿自己织的土布衣，住茅屋。结婚，“一套新衣一尺红布。”这一套里没有内衣内裤，一尺红布用来盖头。生孩子，烧热水，用剪刀在火里烧一烧剪脐带。没剪刀的用瓷片。没有草纸。孩子生在灰堆里，烧得干干净净的草木灰。村里有歌谣：“灰里生的灰里长，棉花捂的干僵僵。”意思说生在穷家的比生在富家的长得更好。

“生病了怎么办？”

“请土郎中。用针刺放血，取老烟斗里的烟油烟垢抹上。拔草药煎喝。用生姜擦太阳穴。”

“大病怎么办？”

“没办法，只有死。”曹友明说这话时很平静。

我接着问，那时候，用钱，从哪里来？

他们说，背柴去城里卖。当地还有煤，背煤去卖。山地坡度大，只能背，去县城要走三个小时。当地有一种土，黏性高，可以烧制砂锅，拿去城里卖。一个砂锅卖两角钱，能买半斤米。卖二十个砂锅，能买到一件衣服。那是40—50厘米的大砂锅。

点灯？点不起。逢年过节，有客人来，办红白喜事才点灯。黑夜很长。没有火柴。用蒿草晒干搓成细绳，山里有一种黑石头，铁匠铺能买到一种小铁片，用这三样东西打出明火。1950年塘约村有了火柴，叫“洋火”，两分钱一盒，家家户户都买得起。

上学？读书一直是很多农家的梦想。

1950年以前，塘约村有两处私塾，一处在一座老庙里，另一处在邱家屯的一个祠堂里，两处都只有七八个学生。佃中农以上的人家才可能供孩子读书。村里佃中农约占30%，但读书的只有5%，全部是男孩。1953年，平坝县官中乡大屯村有读新课本的小学了，曹友明是村里第一个去大屯小学接受新中国教育



的孩子。

贵阳是1949年11月15日解放的。同月17日平坝解放。曹友明4岁，同父母一起躲到床下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

解放军来了，首先剿匪。

“有大匪，还有很多‘毛毛匪’。”

“什么是‘毛毛匪’？”

“三五人结伙抢劫就成匪了。”

他们说，解放军贴出告示，让“毛毛匪”自首，回来准备参加土改，给分田地。

土改前，塘约村的土地主要集中在黄、梅两家大地主手里。这是十一个村干部都知道的。

“两家大户都不是塘约村人，是城镇里的。”

塘约村的土地，如何被塘约村以外的大户人家兼并？

佃农先前并非毫无土地，不少人自己有一部分土地，再租种一部分，遇灾荒还不上地租，只好把自有的田卖了。佃农其实是失地农民。租地耕种，其实是失地农民以契约形式向“东家”承包经营。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按照有契约有价格的买卖形式进行的。

但是，巨大的贫富差距出现了。

土地问题是个悠久的问题。《汉书》里就写到的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，用在土改前的塘约村也完全合适。今天我们仍能理解，巨大的贫富差距，非财富对比多寡而已，它是社会黑暗的经济基础。

1951年，土改与夏季的阳光同时降临。

塘约村不少人在分到土地的当天夜里不回家睡觉，就睡在地里，直睡到第二天太阳照到土地上。

中国农民“均田地”的千秋梦想，终于在这里实现。就在这年，平坝一个县就有八百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。你可以想象，一个凝聚起来的新中国有多么